

浙江1800多名乡村舞者相聚庆元“比舞” 我们的村舞，怎样舞成新IP

本报记者 王璐怡 暴妮妮 共享联盟·庆元 胡松 通讯员 刘雨升



杭州亚运会、亚残运会的盛会记忆犹在，浙江大地又掀起村舞热潮。

11月上旬开始，浙江省首届农村文化礼堂“我们的村舞”暨第二届浙江乡村文化艺术节乡村舞蹈大赛火热开场，经过近一个多月前期比拼，来自全省各地的80多支民间舞团、1800多名乡村舞者，相聚庆元百山祖镇，登台一展舞姿。3天赛事精彩纷呈，让人目不暇接。11月21日，大赛在颁奖晚会中落下帷幕。

此前，发端于黔东南乡村的足球联赛，从小村庄走向世界，成为“现象级”赛事。“我们的村舞”，会是下一个“村BA”吗？大赛结束后，又该如何将流量变“留量”，让村舞的品牌效应持续在浙江大地上焕发生机？

1 龙游县上杨村文化礼堂选送的《大山里的电影院》
2 “我们的村舞”主题舞
3 嘉兴市秀洲区新城街道义庄村文化礼堂选送的节目《广寒宫》

本报记者 邱建平 摄
本报记者 邱建平 摄
本报记者 邱建平 摄

为老百姓搭舞台 展示幸福生活

“期望、失望，大家记得把这两个情绪转化把握好。”村舞比赛已经开始，上台前，洪辉和队友们互相提醒细节、加油鼓气，紧锣密鼓做最后准备。

他们表演的是由龙游县上杨村文化礼堂选送的《大山里的电影院》，节目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：一个放映员在送电影下乡的路上，遇到下雨、泥石流等突发情况，耽误了约定的放映时间，就在村民们失望时，他历经险阻到达山村。最终村民们如愿看到了期待已久的电影，放映员也从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。

故事全程以舞蹈方式呈现、讲述。放映员扮演者洪辉是龙游县文化馆工作人员，和他一样，16位团队成员都不是专业舞蹈演员，但大家都跳得特别起劲。“灵感来自浙江持续了很多年的‘送电影下乡’活动，我们的舞蹈内容也是改编自真实故事，大家都很有感触。”洪辉表示。

与其他舞蹈比赛不同，此次“我们的村舞”大赛以“幸福像花儿一样”为主题，设置了民族民间舞（舞台舞、广场舞）、当代流行舞（排舞）两大比赛类别。大赛不限题材、不限年龄、不限技巧，只需展现老百姓日常生活最本真的模样。

赛程分为线上、线下两个阶段。11月8日至18日是视频展播比拼，参赛队伍以视频形式在潮新闻客户端上展播，大众当评委，选出最佳人气奖。11月18日至20日为线下比拼环节，队伍逐一登台，由专家评委评选。最终，杭州市临平区南苑街道时代社区文化家园选送的广场舞《南苑竹马》、温州市洞头区北岙街道大坑村文化礼堂选送的排舞《寻着浪花来》、台州市路桥区路桥街道古街社区文化礼堂选送的舞台舞《一袭青衣染芳华》等18个节目获得一等奖。

“奖牌的确是对大家这么多天努力的认可，但他们不只是冲着奖牌来的。”3天的比赛中，村舞节目质量和水准都让国家一级演员、“我们的村舞”评委陈春燕惊喜。

过了立冬，气温日降。作为浙江省第二高峰，主赛场所的百山祖气温更低。但现场无论是舞蹈队员还是观众，都充满了热情。“我们的演员都很珍惜这次参赛机会。”湖州市南浔区文化馆副馆长陈康兴发现，很多其他舞蹈队的参赛选手甚至带着家人过来，一起见证这场精彩赛事。“说明大家跟我们一样，都是因为热爱村舞走到了一起。”

很多参与村舞的人，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亚运盛会的影响。00后村舞表演者张灿，是浙师大一名大二学生，她专门趁着假期跟团队过来比赛。“亚运期间，我深受运动和竞技的魅力感染，也想寻求一种载体去感受。”张灿说，村舞就是她想要的载体，不仅可以强身健体、丰富精神生活，还能传播家乡文化，一举三得。

生动展现家乡的历史人文气息和深厚的民俗底蕴，也是这次大赛的特色。参赛队伍各展所长，呈现了民俗特色、农耕文化、非遗技艺等。大赛上，瑞安的文化礼堂舞蹈节目，展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——瑞安红糖制作技艺；建德的文化礼堂舞蹈节目，展现了酥饼制作工艺，让大家沉浸式体验宋韵文化；杭州临平的文化礼堂舞蹈节目，展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——高头竹马……

由庆元月山文化礼堂选送的舞台舞《春溪踏歌》，描述的是一群孩子在廊桥边嬉戏玩耍的过程。优美的舞蹈动作，既充分展示了庆元的廊桥文化元素，也体现了庆元绿水青山的美丽，最终获得一等奖。

“很开心能跟全省这么多优秀作品同台比赛，学到了很多，也更加激励我们继续挖掘庆元特色文化，创作出更好的作品。”《春溪踏歌》领队胡佳怡表示。

“其实，‘我们的村舞’就是给老百姓搭建的展示自己幸福生活舞台，所以大赛参赛门槛很低。”本届村舞大赛组委会执行副主任易长安说，任何人只要想来，都可以参与，争取通过一支舞，带动一群人，掀起一场文化的变革。



精彩的村舞吸引了大批热情的观众。

受访者供图

孕育村舞有沃土 文化需求旺盛

飘逸的纱裙，柔美的舞姿，舒缓的乐曲……比赛现场，一支由兰溪市女埠街道渡村文化礼堂选送的排舞《浣纱入画图》赢得了现场阵阵掌声，最终获得排舞一等奖。

兰溪是千年商埠，有着特色鲜明的商埠文化。女埠也是其中一个因水而生、因水而兴的古商埠。“女埠是兰江水运咽喉，当时很多女子在这里浣纱晒闹，这支舞蹈就是结合当地商埠文化编排创作而成，展示了当时女埠浣纱的生活场景。”兰溪市文化馆馆长方芳介绍。

“村舞其实就是农民演，演农民。”在大赛评委、国家一级导演、浙江《我们的村晚》总导演张晓峰看来，村舞不能拘泥于舞台、灯光，也不能对舞蹈的技巧和服饰有过高要求，最重要的是展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，让舞者发自内心地感到快乐和自信。

“我觉得村舞就是喜欢跳舞的人、乐于跳舞的人、热爱生活的人、积极乐观的人在一起跳舞。”来自平湖市新仓镇的季佳亮深有同感。他说他们的团队成员既有学校老师，也有厨师，还有普通村民，平时大家都会到农村文化礼堂、乡村广场、乡间田野等地跳舞，想舞就舞、想跳就跳，“主打的就是‘开心’二字！”

湖州南浔市民黄晓鸣今年72岁，“其他事可以不去做，但舞一定要跳。”从最开始跳广场舞到跳排舞，再到如今又跳起了舞台舞，舞龄已经20多年。尽管在日常生活中，她看起来是一位需要被人照顾的老年人，可一旦登台，她的腿脚不比年轻人差。黄晓鸣说，舞蹈不仅娱乐身心，帮她保持了年轻的心态，更给她带来了自信心和幸福。

近年来，跳舞的人越来越多，街舞、流行舞等舞种流行起来，但广场舞的“江湖”地位无人能及。据统计，浙江全省共有500多万人在跳广场舞，在乡村更为常见。这次大

赛，主办方联动抖音发起#一起村舞BA挑战赛#话题，吸引全国各地乡村舞蹈爱好者拍摄短视频发布抖音，抖音话题参与热度超过5000万。

全省如今热火朝天的村舞氛围，并非一蹴而就。尽管“我们的村舞”是首届举行，但浙江乡村为村舞诞生而培育的沃土，可追寻至十多年前。

文化礼堂，为群众而建，因群众而兴。2013年开始，浙江推进文化礼堂建设，目前已实现500人以上行政村全覆盖。2万余个各具特色的农村文化礼堂如燎原之势兴起，遍布浙江乡野，成为全省村民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精彩舞台、精神家园。

建设文化礼堂，不等于礼堂文化建设。有了场地，如何利用好，让老百姓爱上文化礼堂？各地在不断探索。

庆元县举水乡月山村是享誉全国的“乡村春晚”发源地。1981年，月山村民自编自导自演了全国第一台“乡村春晚”——月山村晚。如今的月山，借助修葺一新的文化礼堂，将“村晚”变成了全村的盛宴，并成为带动全省乡村文化礼堂实现文化共富的标杆。

如今，“我们的村晚”“我们的村运会”等活动已经成为浙江农村文化礼堂的名片。文化礼堂也成为“门常开、人常来”的热闹场所，为村舞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“有人讲，浙江人都有三分文气，我很赞同。”易长安说，鲁迅、朱自清、茅盾、徐志摩等文坛名人都出自浙江，在浙江，带有文化属性的、乡土味的村舞具有广泛群众基础。

群众对舞蹈有了旺盛的需求，村舞便有了首创和发展的底气，未来也更有延续性。开心的村歌唱起来，美丽的村舞跳起来。放眼全省，一场场精彩绝伦的村舞，热闹地舞动在一座又一座文化礼堂里。

将流量变成“留量” 不断做大品牌

村舞的背后，其实也承载着激活乡村人气、推动乡村振兴的重任。此次在庆元举办的首届村舞大赛，的确为庆元带来了经济“留量”。

据统计，比赛期间，庆元全域接待游客6.3万人次，同比增长42.2%，其中过夜游客1.6万人次，同比增长65.1%，旅游市场一片火爆。主城区和百山祖镇各大酒店、民宿一房难求，平均入住率超90%，直接带动旅游住宿餐饮行业消费300余万元，同比增长80%以上。

这一场村舞，不仅热了庆元的文化旅游，也带火了庆元特产。在主赛区设置的“村礼”市集现场，香菇、糕点、社稷、黄裸等大受欢迎。

“香菇脆10分钟就卖了10斤。”庆元开味炒货店老板刘利春趁着“我们的村舞”大赛举办，在百山祖申请了摊位，卖起了香菇脆、芝麻糕、花生糕等庆元特色炒货。仅11月18日一天，便卖了7000多元。

余姚《幸福磨刀桥》节目表演团队的领队余哲天也对庆元特产赞不绝口。虽然手里已经提了两大袋香菇，但他又在一个摊位前买了一份社稷。余哲天告诉记者，这次来参加村舞比赛，尝到了庆元当地的香菇、松茸等特色美食，觉得非常好吃，很多队员没时间来买，还委托他代购。

这次市集，每个摊位平均销售额在1.23万元左右，最高的一家销售额达到3.2万元。这一份份精致“村礼”，不仅带动了庆元土特产销售，更让各地舞蹈爱好者充分感受到乡土文化的魅力。

尽管有流量也有“留量”，但让村舞变成与“村BA”一样火的IP，还有较长的路要走。

“我认为要把村舞打造成品牌，首先要加强理论建设，对于村舞的定义和舞种，要不拘一格。”国家一级导演邵仲凯，在此次大赛的村舞发展研讨会上提出了自己的观

点。下一步的重点方向，邵仲凯认为要深入研究“我们的村舞”队伍建设，培养一支真正有能力、有责任、有情感的队伍，为村舞铸魂，让“我们的村舞”发扬光大。

原浙江歌舞剧院国家一级演员、资深导演殷放给出的建议是：村舞想要有流量，让更多人参与进来，就要接地气。比如云南白显村51岁大叔在田间跳孔雀舞，引得几百万人围观，他的成功可以借鉴。只要展现的是健康的生活状态，就可以提倡，这是时代的文化和产物。

中国排舞第一人秦建伟认为，越是民间艺术，越是要有创意，村舞还需要在这方面继续走下去。

张晓峰也对村舞提出了几点建议：首先是统一规定村舞的时常，比如3分钟左右；其次，现场呈现可以选择更喜庆、欢快、热闹的音乐，或者是具有当地特色的民间小调，同时要提升服饰与舞台屏幕的视觉效果；再次，是对广场舞、排舞、舞台舞要有明确的界定。

对村舞的发展和转化，也是举办此次大赛的目的。

“今后，我们计划建设村舞培训基地和培训班，目前已有金华、衢州、丽水、嘉兴等地提出了申请。”易长安希望，通过村舞赛事活动、培训活动，让村舞IP、村字矩阵品牌走向全国、全世界。

除研讨会外，赛事主办方还启动了村舞助力共富行动，包含村舞研究、村舞品牌传播、村舞联动走亲、村舞挖掘培训、村舞助力乡村文化振兴等计划，并成立了“村”字（村晚、村歌、村礼、村舞、村运会）品牌矩阵联盟，以进一步做大“我们的村舞”品牌，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乡村地域文化新IP，用农民群众的幸福感、获得感展现浙江乡村的精神力量。

“我们的村舞”，故事未完待续。



百山祖镇

受访者供图

中国新闻
名专栏
深读

秉持生态文明理念 共建和谐地球家园

公益广告